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縱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般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凡誼
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焉積
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慣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
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
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
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力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
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
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
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
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闡麗也張竦以為縣諸日月不刊之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
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
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

百子全書
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俾諸明哲幸詳覽焉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皇霸卷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霸

六國

正失卷二

樂正后變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翩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輿卷四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

陽翟令左馮翊田暉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郎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尹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張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六

商

角

宮

徵

羽

瑱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候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竿

簧

籥

篪

簫

簞

箛

篴

窮通卷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菱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腰

臘

祖

禊

司命

怪神卷九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城陽景王祠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記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出血以為怪者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邱

墟

阜

培

藪

澤

沈湖渠洫

沛陂溝

風俗通義卷一

漢 汝南應劭撰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植。然而立談者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歧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虞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

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耜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醕美饗。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

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過劉。者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虜。何緣便得到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辯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忠者輔也。輔續舜後。底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舜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霸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豷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錦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僇笑。莊王僭尊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已。皆無興微繼絕尊

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淩。蓋孕而三年不育。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玉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萃齊魯。峙嘔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姐姐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李

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滅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眾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滅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驂騮騶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於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罍來我又射之中罍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及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

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苟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並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恤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為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二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達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淄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宇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逃遁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